

浅析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人文意象的文学价值

郭耀声 周怡坤 刘雅君*

西藏大学 文学院

DOI:10.12238/er.v8i7.6232

[摘要] 在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存在诸多意蕴内涵丰富的人文意象。透过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作品中的人文意象，我们可以窥见西藏地区社会发展变迁等诸多方面，洞察藏族人民的精神状态和情感体验。该研究采用分类研究法，将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人文意象分为宗教意象、社会意象、历史与文化意象三类，论述其文学价值。

[关键词] 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人文意象；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Value of Humanistic Imagery in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Poetry

Yaosheng Guo, Yikun Zhou, Yajun Liu*

School of Arts, Tibet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poetry, there are many humanistic images with rich connotations. Through the humanistic images in works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poetry, we can glimpse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Tibetan region, and gain insight into the spiritual stat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is article uses a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method to categorize the humanistic images in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poetry into three types: religious imagery, social imagery,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agery, discussing their literary value.

Keywords: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poetry; humanistic imagery; literary value

1 引言

中国诗学范畴中，“意象”是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1]。正如《文心雕龙》所言：“托于物为比，比者，意之象^[2]”。“意象”就是意和象，象是外在表现，意是内在本质，即外在客观事物的描写之中蕴含诗人内心的主观情感、思想。所谓“感物兴会”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诗人所选择的客观物象，从而感知诗人特有的文化心理、情感体验和审美艺术。

相比于自然意象，在人文意象的运用上，藏族诗人更加注重回归人民大众和社会生活，对时代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机遇、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深入思索，与此同时，藏族诗人也注重葆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进行诗歌创作，致力于继承藏族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鉴于此，深入剖析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人文意象的文学价值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下文中，笔者将把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人文意象分为主要三类：宗教意象、社会意象、历史文化意象，分别论述其文学价值。

2 宗教意象：诗性与神性的统一体

在藏族当代汉语诗歌的人文中，宗教意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集中体现了佛教文化在藏族社会的深远影响，

成为诗性与神性的统一体。藏传佛教是藏民族的群体信仰，正如才旺瑙乳所言：“他们从一落地就生活在了神话和传说的世界里^[3]”，在这样一种宗教语境之中。藏族诗人在进行汉语诗歌创作时往往会使用一些独特的宗教意象（如佛像、经幡、寺庙、护身符等）来抒发自身情感。梅卓的《甘露之宴：清明》就是这样一部通过宗教意象表达内心情感的作品。

“当我们一同醒来/在亲吻中迎接黎明/天下飘下清明的雨水/你的护身红绳那朱红的吉祥之结/再次拂过我的脸庞^[4]”，诗中的朱红色护身法绳、吉祥之结等宗教符号，不仅是藏族信仰的具象化表现，更象征着诗人在经历生命、死亡与轮回时对佛教信仰的深深敬畏。梅卓通过这些意象展示了在清明时节，诗人如何通过宗教象征理解和面对生命的无常与短暂。

宗教意象在诗歌中不仅仅是符号化的表现，它们还通过具象化的手法，成为了诗人与神灵、自然对话的媒介。文清赛让的《雪落青稞的村庄》中，“每一次缤纷的落雪/锦裂玉碎银泪斑斑/圣仙以自焚入世^[5]”，通过雪与青稞的意象，表达了宗教与生活间的神性关联。在这首诗中，雪不仅是自然气象的表现，更象征了佛教中的纯洁与净化观念，诗人把“落雪”比作“圣仙自焚”，以此来净化世间污秽，驱散心中杂

念。青稞则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生命的重要象征，它不仅代表了农作物，更象征了对精神生活的敬畏和对佛法的尊崇。诗中“雪落青稞”仿佛是在诉说佛法对世俗生命的救赎。诗人通过这些宗教意象，将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表现出藏族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宗教信仰的持守与坚守。

在才旺瑙乳的《疾病的火焰》一诗中，“疾病中的火焰/白骨啊，深入内脏的鸟儿/它在黑暗中靠黑暗的磷火取暖/逼疯白骨/又在白骨中啼泣^[3]”，火焰不仅仅象征着肉体的痛苦，更成为精神炼狱与自我净化的象征。火焰燃烧的不仅是诗人的身体，也是他内心的苦难与挣扎。疾病在诗中被赋予了宗教性的意义，白骨象征着人类脆弱的生命，火焰则是对灵魂的审判与救赎。这种宗教意象的运用，使得诗歌超越了个人的肉体痛苦，成为对生命、死亡以及宗教信仰的哲学性探讨。

这种哲学性探讨在嘎代才让的诗歌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如他的诗《轮回》“佛殿里受戒的梵音，支撑着传唱/免不了中途被风吹袭^[4]”，“风”在佛教文化中往往与魂魄有关，而“轮回”作为藏传佛教中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众生生死，生死相续，无有止息），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诗中人与自然万物的宗教哲学。

藏传佛教的深厚底蕴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汉语诗歌的文化内涵，它强调修养心灵，超脱世俗，提倡来世福报，这些宗教理念使得藏族汉语诗歌的宗教意象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充满神性的诗意气质。

阿来诗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中，“若尔盖草原哪……摇曳的鲜花听命于快乐的鸣禽/奔驰的马群听命于风/午寐的羊群听命于安详的云团^[5]”。诗人借助大地与神性的意象，表达了对生命与自然的思考。“朝圣”是藏人宗教信仰的最直观体现，在此诗中，“草原”、“鲜花”、“鸣禽”、“马群”、“羊群”等都带有“祖地观念”^[6]，在这片历代先祖生活的大地上，诗人在草原上巡礼，草原上的万物在诗人眼中充满了神性的光辉，而诗人自身的行走与漫游也是一次朝圣之旅，诗人在与大地的亲密接触中完成了信仰的解构，获得了精神满足。大地和草原在这首诗中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寄托与象征。诗人通过宗教意象的使用，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精神归宿的追寻。

3 社会意象：时代发展和文化交融的印记

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社会意象在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运用越来越频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新西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社会意象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物质根源。如，扎西才让在《大夏河畔》^[7]中写到甘南桑多小镇“广告牌”、“长途大巴车”、“苹果手机”等现代事物，展现游牧文明和数字时代的超现实对话，呈现出象征

性的后现代意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藏族汉语诗歌中，社会意象的使用往往还反映着社会矛盾和发展困境，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在扎西才让的另一篇诗歌《新的小镇》^[8]中，诗人以其敏锐的眼光去感知自然，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草原沙漠化”、“雪线升高”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皮业公司”的意象暗喻人们为谋取经济暴利而不惜破坏自然环境。再比如，阿顿·华多太的《城市与魔鬼》^[9]揭示“农村”、“牧区”、“城市”三者的尖锐矛盾，表达出诗人“希望城市的魔鬼远离农村和牧区”，“让农村和牧区干净的待在那儿”的强烈愿望，启发人们去深入思考在现代城市文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应该如何保护乡村。

笔者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思考社会”是一种崇高。这种“崇高”集中体现为藏族诗人在坚守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还致力于表现时代面貌，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去审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除此之外，这些社会意象还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诗人班果将自己称作“一个古老的淘金者”，他“唯恐因为自己的偏爱和疏忽而有辱先祖”，这体现出他对藏族传统文化的自信感和认同感。他在《煨桑》中写到，“柏枝的灰烬在海拔四千米处结晶/成为城市玻璃幕墙上悬浮的舍利^[10]”，诗人将藏地宗教仪式“煨桑”产生的灰烬转化为现代都市的“玻璃舍利”，诗歌在这两个社会意象的书写过渡中完成了神圣空间到世俗空间的转换，从而揭示了信仰在现代城市变迁中的异化与重组，传达出诗人对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逐渐变质的担忧。班果“淘金者”的特征还体现在他的诗歌善于借鉴西方文化，在《诸神的远景——纪念诗人索宝》一诗中，他写到，“那些希腊的神抵被你抚摸过”、“心中的普希金还在北方/雪莱最先知道你的加盟”^[11]，这些充满西方风味的社会意象，正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最好体现。班果生活的年代，正值外来文化的影响甚嚣尘上，但是他没有被西方文化的洪流裹挟，反而在其中淘取真金，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影响。

4 文化与历史的意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切入点

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文化与历史意象，是诗人们表达对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历史反思的重要手段，表现出藏族诗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有学者指出，藏族诗人在进行汉语诗歌创作时就好像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12]”，藏族诗人在运用汉语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仿佛一个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归属之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应该在共同的文化和历史中返祖寻根。

在伊丹才让的《答辩》中,诗人这样写到,“我赞誉亚马逊河鼓起印第安古歌的壮伟/我叹服尼罗河聚起《一千零一夜》的星辉/但是我并不因此对我的生身母亲说三道四/因为黄河长江把《格萨尔》捧给群星灿烂的世界^[12]”,黄河与长江作为中国民族的母亲河,象征着中华文明的根源,而《格萨尔》史诗则是藏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在这首诗中,伊丹才让通过将这些历史与文化意象并置,表达了藏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同根同源的肯定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藏族文化的自豪与坚守。伊丹才让借助这些意象提醒读者,民族文化的根基不应被忽视,反而应成为全球化语境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

再如阿来的《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有许多先贤环绕我/萨加撰写一部关于我的格言/格萨尔以为他的神力来源于我/仓央嘉措唱着献给我的情歌^[9]”,诗中运用“萨迦格言”、“格萨尔”、“仓央嘉措情歌”等文化意象,将“诗性思维”与藏族传统文化有机融合,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朝圣”。这是阿来文化寻根意识的体现,他用饱蘸虔诚的笔墨,怀揣热忱的赤子心肠,无比崇敬地礼赞藏族博大精深、充满智慧的文化,同时这也是他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阿来作为最早运用汉语进行文学的藏族作家之一,他曾自称“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13]”,这体现出他自身汉、藏两种文化身份的认同,而且他并不认为这两种身份会相互排斥和冲突。可以说,我们从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历史与文化意象中,能够寻找到一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就像白玛娜珍所言,“一场场关于文字、语言,关于民族、文化的纷争,好比浪潮,也许会惊天动地,但水会包容它们,是它们共同的本质^[4]”。

5 结语

在中国,西藏地区长期处于“发展滞后”的状态,藏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中也处于“边界现象”当中,缺少话语权,自身发展具有局限性^[15]。就本文而言,笔者对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人文意象的文学分析尚不全面,但我们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透过藏族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人文意象,我们可以窥见西藏地区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洞察到藏族人民在时代巨变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生存挑战。通过这些人文意象,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关社会改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增

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有益启示。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学者对藏族诗人创作的汉语诗歌进行研究,让我们共同期待少数民族文学的转型与新生。

[参考文献]

- [1] 王泽龙. 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略论[J]. 现代中国文学丛论, 2007: 1
- [2] 刘颀. 文心雕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3] 才旺璘乳, 旺秀才丹. 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M] 序,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4] 耿占春. 先锋诗[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
- [5] 阿来. 阿来文集诗文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6]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 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 译, 叶江.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 [7] 扎西才让. 大夏河的四季, 大夏河畔[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 [8] 扎西才让. 七扇门——扎西才让散文诗选[M]. 石家庄: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 [9] 阿顿·华多太. 雪落空声[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10] 班果. 雪域[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11] 高亚斌. 藏族当代汉语诗歌: 本土经验的现代表达[D]. 兰州大学, 2009.
- [12] 才旺璘乳, 旺秀才丹. 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M] 序,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13] 阿来. 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J]. 美文(下半月), 2007(7): 1
- [14] 白玛娜珍. 我拥有的世界[J]. 西藏文学, 2000(4): 3
- [15] 祁发慧. 作为边界现象的藏族汉语诗歌——以转型期多康地区为例[D]. 河南大学, 2018

作者简介:

郭耀声(2004.01-), 男, 汉族, 云南弥勒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中国汉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

西藏大学202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藏族当代汉语诗歌意象分析”(项目编号: 202510694001)阶段性成果。